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七十一至七十三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周元鵬

大易粹言卷七十一

宋 方聞一 編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明道先生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 朱公掞問學拾遺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體用也劉絢師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无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呂與叔東見錄

伊川先生曰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附張繹師說○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

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説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无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並劉元承手編○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无着力處如

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劉絢所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附雜錄唐棣○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並與呂叔東見錄○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盡性

便至命因指柱曰此木可以為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時氏拾遺○或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先生曰不拘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人窮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顔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格物窮理非是盡要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

其所以為孝者如何窮理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别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_{並入}

_{關語錄}○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

盡_{李顯師說}

横渠先生曰方其將有謀也將有問也命於蓍此所謂生蓍非謂在野而生蓍也事在未來之前吉凶在書策上蓍在手中卒歸三處一時合豈非幽賛於神明而得爾也起其用也○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

已○有兩則有一是太極也若一則有兩亦在无兩亦一在然无兩則安用一不以太極空虛而已非天參也○理義即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即為理義言理義不如且言求是易曉求是之心俄頃不可忘理於義此理云者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者非同窮理之理凡觀書不可以相類而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觀其文勢上下如充實之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性盡其道則命至其源也一作至於源也

○致與至為道殊遠盡性然後至於命不可謂一不窮理盡性即是戕賊不可至於命者止能保全天所稟賦本分者且不可以有加也既言窮理盡性則不容有不知○天道即性也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知人矣知人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同意○釋氏无天用故不取理彼以性為无吾儒以参為性故先窮理而後盡性○凡人剛柔緩急趨識无有同者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及盡性則皆忘之○窮

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從此就約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天下之理无窮立天理乃各有區處窮盡性言性已是近人言也既窮理又盡性然後能至於命命則又就已而言之也並易說○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然有事豈有當下理

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蘇昞所録○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

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

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

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

已者謂命不能无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

憂而同其无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性通乎氣

之外命行乎氣之内氣无内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

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盡性然

後知生无所得則死无所喪○太虚无形氣之本體

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无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无感无形惟盡性者一之○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

乎謂之无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並正蒙）○須知自誠而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語錄）龜山楊氏曰問乾坤用九六荆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六經不

言无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无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並語録

白雲郭氏曰說卦論說八卦之道而此極重卦而言者明八卦六十四終始一道耳或者言聖人謂包犧也然以八卦六十四卦言之則非獨包犧矣聖人以道幽賛神明故生用蓍求卦之法猶繫辭言是興神

物以前民用蓋是道本於神明聖人能生之是爲幽
賛之道矣故有神明之道有幽賛之道有生蓍之道
以道合道故能生是道也此言變化之始也自蓍道
生而後數可倚數可倚而後卦可立卦可立而後爻
可生作易之道終矣易成而後道德理義有所寓聖
人窮易之理盡萬物之性復於天道故曰以至於命
此章自幽賛之始至以至於命蓋明以此道始復以
此道終有无循環貫由一道非聖人有私意以作也

微顯闡幽而已天地者數所由生陰陽者變所由生剛柔者萬類所從生故叅兩觀變發揮之也易於道德无違也和順之而已於義无作也明辯之而已葢言彖辭之間其道德與義本諸自然聖人因之而作易特載以明之而已故聖人於玩易之際復用此道以窮理盡性至於命也窮理者窮天之理也盡性者盡天之性也然後不失其所謂天之命矣是知聖人由道以生易由易以復於道非聖人則无生无復謂

之聖人作易可也然異乎衆人之所謂作者矣易說○大衍之數聖人幽賛神明之道也參天之一三五而為九兩地之二四而為六聖人倚數之道也盡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之變以分陰陽老少聖人觀變立卦之道也自九六而發揮為剛為柔聖人發揮生爻之道也繫辭焉而命之所以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也極深研幾以崇德廣業所以窮理盡性至於命也聖人作易之道如是而已○觀九六之數蓋

聖人參天兩地而得之至於七八則有名而无象如是則陰陽老少之辨夫何疑焉或者謂陽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又疑老陰當十少陰當八老陰當八少陰當六者亦未之思也並蓍卦辨疑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明道先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不兩則一也之无用劉絢師訓○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李籲師說

伊川先生曰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

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暢潛道錄○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藏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无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游定夫所錄○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

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泒立其將誰告耶呂與叔東見錄

橫渠先生曰陰陽柔剛仁義所謂性命之理易一物而三才備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歟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効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人一陰陽其氣剛柔其形仁義其性並易說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

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六爻者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道一而已其立於天下則有兩端故君子有剛克焉執其義之端也有柔克焉執其仁之端也執其兩端而用之以時中此九德所以有常而三德所以用義也中庸解

龜山楊氏曰荆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

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无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无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綠縣

白雲郭氏曰前章自作易生蓍終於性命而止此章復因性命之說而詳言之以見易之為書所以能至

於命者以本乎性命之理故也性命之理即天地人之道也性命本一故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君子不謂性命因天地人而言之則天道之謂命人道之謂性於是乎有別矣是以陰陽柔剛仁義各異其名也陰陽者天之二道也柔剛者地之二道也仁義者人之二道也天地人之道各二所謂三才兩之也易能兼三才則皆無其兩之之道此易之畫所以六而後成卦也然則文王之重不得不作矣蓋出於三

才自然非文王之私意也自六畫成卦而後三才陰陽之位具於是乎迭用柔剛之爻以居之則變化見矣故曰六位而成章也章者變化之道明見之謂也分陰分陽非謂立天之道陰陽也言三才二道皆一為陰一為陽也迭用柔剛非謂立地之道柔剛也言三才陰陽分為六畫迭以九六柔剛居之也故三才二道不無九六言之則曰六畫兼明九六柔剛而後謂之六位是以六畫成卦特有其象而已至六位成

章而後道大明也方包犧未分三才陰陽故卦止三畫文王重之以備三才陰陽故六畫具由此言之則三畫之道不為不足六畫之道不為有餘孔子言立天立地立人言包犧之道也言陰陽柔剛仁義言文王之道也包犧立其始文王成其終孔子明其終始三聖人實出於一心是為同道道同故其書同一聖人不作則斯道不明後世不復有聞矣易說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伊川先生曰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言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无為之地此大故无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閒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无為乎

附劉元承手編

横渠先生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如孟子曰茍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謂揚子雲作太元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天地之位定然後山澤雷風水火相與為用或異體而交通或同氣而相薄或不相入而為

用此八卦所以必相錯之道也八卦不相錯則道雖立而不及於用是以聖人重之重而後可以數往知來人之道數往者順而易知來者逆而難易之逆數未見其難者非止卜筮之用蓋由其道之始必知其道之終也是亦原始可以要終知微知彰之義故孔子以知幾為神衆人獨知卜筮而已易說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兊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伊川先生曰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无為臣道有為若天則誰與它安排它如是須有道理故知八卦之義須要玩索呂與叔東見錄

白雲郭氏曰天地雷風功用與八卦同故或言象或言卦其實一也動止説又其性也散潤烜又其功也君其道也藏其德也互言之知其互備也易説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

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伊川先生曰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

者主宰事而名劉絢師訓○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它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附劉元承手編○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李籲師說

橫渠先生曰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悅潤勝乎健不匱乎勞始終乎止○乾不居正位是天理自然惟人推之使然邪並易說○中

央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兑之間離兑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語錄

龜山楊氏曰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語錄

白雲郭氏曰天道始於震萬物從之皆出而有生生

而齊齊畢出也至離而明明則可見至坤而養養而後物成物成則說乾以純陽居陰地故陰陽相薄而戰自出至戰久勞於外必歸而有以休息之故勞乎坎息之而後終終則有始此雖萬物之情實天之道也故言平以先之自天地定位之後皆論八卦此章獨異復有重釋之辭蓋上論八卦之位未明言其所故下復明言之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如是則无嫌於重釋之也惟潔齊之義難通求其意則齊一而已

易說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明道先生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mêm瓶至於斲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河南

語錄

伊川先生曰神是極妙之語謝顯道記平日語

橫渠先生曰全備天理則其體孰大於此是謂大人

以其道變通无窮故謂之聖聖人心術之運固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易說

白雲郭氏曰道則道也易則書也聖人則人也獨神為无方而三者皆有之故道亦有神易亦有神聖人亦有神神非別一物唯以其道之見於用而妙萬物者名為神也易與聖人之神皆一也因妙萬物而言之為神故曰妙萬物而為言也觀易則知神之為貴究神之為言則知道以用為大此孔子所以言中庸

其至矣乎易說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説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明道先生曰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无截然斷絶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

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呂與叔東見錄○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艮終始萬物游定夫所錄

白雲郭氏曰此章論象其序與前八方之卦同獨不言乾坤者乾坤妙萬物之神在六子而已莫疾乎雷莫疾乎風其神也萬物无以加之也故易皆取神物以為八卦之象至乾坤之神又不得而見之矣撓散也澤上為天澤下為藪澤故莫說乎澤也天地之間山之養物為多故能終始萬物上言雷風則艮與山

同功矣下言艮則雷風震巽同功矣其義互見非艮獨異也六子之象雖有動撓燥潤之功而或各專其用獨動獨撓不能變化亦不能成物必水火相須雷風相從山澤相通於是乎變化而畢成萬物況易之於卦坎離震巽豈能獨用也哉此聖人所以重卦之義也重之故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說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

兊說也

伊川先生曰乾健坤順人亦不曾果然體認得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須是以意明之河南語錄

横渠先生曰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易說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正蒙

兼山郭氏曰坎陷也離麗也剛則有體陷乎陰中所

以為坎柔則无質麗於陽中所以為離說易

白雲郭氏曰此章言乾坤之德與六子之性情所以釋八卦之名也八卦之名出於包犧氏上古之言止此八者而已文王能明之而不訓其義孔子訓之故後世可以學易非健順八字則易不能復讀矣故乾坤八字盡三才之道健順八字盡八卦六十四之道然則文王不載之簡編孔子何由而得之夫是之謂聖人說易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横渠先生曰飛遷躁動不能致遠雞之象易說

白雲郭氏曰遠取諸物皆此類也說者或以巽主號令雞能知時義猶近之其言豕處汙濕狗善禁止鄙矣易說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白雲郭氏曰乾元首之象也坤之含弘腹也陽動於下足也順於下而動於上股也坎幽利聽離明利視艮具動靜而下垂兊為口舌而上向也易說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兊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伊川先生曰或問劉牧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

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為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附劉元承手編

白雲郭氏曰乾坤天地父母皆一道也此論父母男女之象故乾坤主父母而言六子之變自下為先震

自坤變而得陽畫於初巽自乾變而得陰畫於初故皆曰一索而為長男長女也坎自坤變而得陽畫於中離自乾變而得陰畫於中故皆曰再索而為中男中女也艮自坤變而得陽畫於上兊自乾變而得陰畫於上故皆曰三索而為少男少女也一二三之義取於三畫之初中上也王氏云索求也自坤而求陽皆男也自乾而求陰皆女也卦變之義葢始於此文王之重亦无以異也故說卦首章曰觀變於陰陽而

立卦 易說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伊川先生曰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駁馬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

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之龜山語錄

橫渠先生曰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自此而下皆所以明萬物之情明一作類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繫辭言包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皆所謂類萬物之情也乾之於八卦天之於三才君之於臣父之於子金玉之於土石皆一道也是之謂類也乾之道天之形人之首皆圜也寒冰西北之位也大赤乾剛之色也馬行健也

良則善。於其道也老則久於其道也瘠馬駁馬未詳其旨先儒或以瘠為柴益非也孔氏又謂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誤矣未有蹄物能搏虎豹者也或言有獸名駁食虎豹事非經見亦非馬類疑无其字借用駁耳非駁馬也又言果實著木如星之著天如是則果為星象非天象也乾元為萬物之始居羣物之上萬物之所資焉而果者木之始也木以果為始亦猶物以乾為始也然聖人言此使學者知其道无乎

不在也此亦舉其大槩耳安能盡言天下萬物之象哉觸類而長之斯可矣自人言之則千夫長百夫長夫之於妻長之於幼亦皆乾也自物言之宫室之覆車蓋之象亦皆乾也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亦皆乾也山河雖坎艮之象方其於丘垤於行潦則乾也至於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孰謂乾之道又有在於虎狼螻蟻之間者乎故知其道无乎不在特知而用之

者鮮矣八卦之象皆然易說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橫渠先生曰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布均皆猶地之德釜猶地之化吝嗇陰性也子母牛蕃生也大輿厚載也物雜則生文數偶則衆柄為化權純陰之色黑大赤之反也八卦之義最難通故聖人詳其所象亦立象盡意之謂也詳其

一卦所爲之象然後可通一卦之義不然則乾坤八卦非親質之三聖人終莫知其爲義矣唯八卦有象如此其詳故雖百世之下亦可聞而知之也聖人反覆言八卦於前又列其卦言之於後得无深旨邪易說

震爲雷爲龍爲玄黄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橫渠先生曰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旉皆蕃鮮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為純陽坤為純陰自乾坤相索一索而得震故震為陰陽交變之始其去乾坤未遠也是以震備乾坤之象為具體而微者錯而言之則其色玄黄玄黄天地之色也别而言之則龍乾畜也決躁乾剛也旉與大塗坤之道也其於馬者因乾而言也其於稼者因坤而言也其究為健乾也為蕃鮮坤也蒼筤萑葦反生皆盛生之物雖為陽卦陰道盛也善鳴動而有聲也馬馵足作足陽動於下也卦以白為陰

的顙陰在上也此亞乾之四馬也易說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髙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横渠先生曰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也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因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髙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木為曲直曲直為工白陰也長高木象也進退風性也臭以風而傳物以進退而不果陰卦多陽是以其究為躁寡髮剛上也廣顙重剛也為多白眼近利市三倍未詳其象易說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横渠先生曰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江河溪澗皆水也溝瀆人所爲者也隱伏水性也矯輮弓輪方圓曲直之易也加憂心病耳痛血卦陽陷於中也坎再索以中爲主中得乾之剛故爲赤震坎皆有馬象者得乾德之餘也美脊亟心陽在中也下首陰居上也薄蹄下亦陰也流物故爲通流不能止故多眚離日而坎月也盜小人之隱伏

也木堅多心剛中也於輿之義疑當作其於輿也為
曳易曰見輿曳又曰曳其輪故輿有曳而馬无曳也
乾震之馬四而坎之言馬五亦知曳為輿矣也以坎
為雲解以坎為雨而於此不言者於以見八卦之象
不能盡言者多矣易說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
大腹為乾卦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
上槁

橫渠先生曰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其燥也一作且躁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麗也火日電皆麗物而明者也坎陽為水而離陰為火者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故也坎艮不言中男少男離兊言中女少女者互見也甲冑戈兵剛在外也甲冑自衛戈兵以外向也於人為大腹虛中之陰也乾卦燥也鼈蟹蠃蚌龜介物也介物甲冑類也孔氏云科空也科木上槁陰中而无實也與

堅多心之義反矣易說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横渠先生曰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一或作且易說

白雲郭氏曰震自坤變故為大塗艮其小者則為徑路艮大為山其小亦為石山與小石如坎水溝瀆之義門闕閽寺性之止也果蓏亦乾之餘陽也指亦手

也陽過而在上无中下之剛是以陽卦之中獨艮不言馬其剛在上所用益小故於獸畜之類无行健之功徒有噬齧之象狗鼠黔喙之屬皆是也震之剛動於下故言足坎之剛動於中故言心艮之剛動於上故言喙皆因所索而言也且坎之為隱伏也在賢者為隱在小人為盜艮之為利則為狗為害斯為鼠皆一義而二象也堅多節者剛不中也中則為心不中則為節心則利用節不利於用二卦之辨也易說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橫渠先生曰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止柔者必折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兌數澤之象亦為天澤雨有澤潤之功故雨亦名澤別而言之雨其物也澤其功也故坎與兌義不同也唯言其功故凡可以澤物者皆為兌又不止雨之為澤而已八卦之中三索而成者皆動於

上也以陽動者艮也以陰動者兊也陽動則有口之義而未見其象陰動則卦具口象於上故直言其為口舌也巫之通神以口舌而致精誠也古之巫與今之巫異古之巫誠人也今之巫妄人也誠故可用以通神妄非聖人之所用也口舌之用非辯論是非毀譽而已或附或決或用以毀折也附猶誓命使天下之比附決猶號令之決小人毀折猶噬嗑之用獄除間以去天下之害則口舌之用大矣非小人之所謂

口舌頰舌之間而已是以天下說之也陽在下為剛陰在上為鹵蓋亦藪澤之象妾為女道之下者也兌雖二剛在下而卦以上之一陰為主故无良馬行健之功而有羝羊羸角之患也附決之意與詩之疏附同易說

大易粹言卷七十一

大易粹言卷七十二

宋 方聞一 編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伊川先生曰萬物始生欝結未通故為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易傳

横渠先生曰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才之序先天地而後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人居萬物之中聖人之道周萬物而濟天下則萬物復附於聖人故聖人與天地相似是以萬物盈天地聖人之道亦盈天地物盡則聖人之道盡孟子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易卦三才也乾坤為天地唯人事不齊故自屯以往皆為人道然後可配

乾坤以見乾坤之大非諸卦比也屯為人事之始故次於坤物之始生也屯之始也其究則盈也卦或有一義或二三義言於此者或取其一或二三取之不必皆同並易說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伊川先生曰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物生必蒙者蒙冒未肆一作蒙稺者蒙昧未肆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蒙卦也下蒙物之蒙也物以穉而蒙也易說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伊川先生曰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所由起也訟

所以次需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物皆有待之象易說

白雲郭氏曰物穉不可不養故天地待聖人以成能養人為事也飲食欲也欲為訟之始易說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伊川先生曰師之興由有争也所以次訟也○比親

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物相比附則為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畜德畜賢畜君畜衆皆畜也是以比必有所畜易說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伊川先生曰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

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易說

白雲郭氏曰衆必有比比必有畜畜而有禮則安无禮則危易說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伊川先生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履之而通者安之道不通則不安非所宜履也易說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伊川先生曰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同力一作欲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泰否時也同有盈謙皆在人事自取之耳能盡同人之道則否傾矣舜文是也物不可者猶云物不能終通終否也易說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伊川先生曰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如器之容物盈則不能有故有大者同天无物可以盈不盈為謙易說○易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盡己盡人之性者也盡己盡人誠之至也誠至則可以有物是以物必歸焉苟或不然此亦不能大有之矣故曰不誠无物中庸說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伊川先生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

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說樂之義易傳

白雲郭氏曰以謙有大則絶盈滿之累故優游不迫而暇豫也易說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伊川先生曰夫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豫由中庸所謂素也素有富貴之道則

可行乎富貴素有貧賤之道則可行乎貧賤行則隨矣富貴貧賤其所隨者也統言隨義不必皆為隨人

易說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伊川先生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

乃有事也○臨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易並傳）

白雲郭氏曰隨善道也喜隨人則失於无所擇故必有弊蠱者已弊之事弊而知改為則可大故有事復為大之幾（易說）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白雲郭氏曰天地可觀者也聖人與國家可觀也而聖人又觀乎道故可觀皆大物（易說）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伊川先生曰嗑者合也旣有可觀然後有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凡合在觀之後未有无所見而合者不獨大觀而後有合也易說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伊川先生曰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

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人之合則有上下長少非禮以飾之則无分无分則亂故不可茍合易說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

伊川先生曰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剥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自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聖人所以履泰傾否之美道備盡於斯其道極盡則有

剥矣易說

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故受之以无妄

伊川先生曰物无剥盡之理故剥極則復陰極則陽生陽剥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剥也○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易傳並

白雲郭氏曰剥窮則降而必復於道復於道則不妄

以見小人之剥皆妄也是以小人无忌憚而君子唯

誠之為貴易說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伊川先生曰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

无妄也易傳

兼山郭氏曰健為天德大畜止健畜天德也故彖曰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天德則見於有為

者不能无妄故天德止於大畜而動於无妄也序卦

曰有无妄而後可畜是為交相養之道則知无妄者動亦无妄静亦无妄而大畜一於止矣浩然圖

白雲郭氏曰大畜畜无妄之道而已无妄之道天道也有无妄之道則可畜猶有天命之性則可率而循之是以君子存其心養其性使不失赤子之心者以此易說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伊川先生曰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

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有所畜則天道止於我矣不有以養之將復失其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也易說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伊川先生曰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大過之動非常動也不能大養其德者

不可動養大過之德如養枯楊使之生稊益亦難矣豈可失所養而妄動哉此孟子所以養浩然之氣也易傳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伊川先生曰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易說

白雲郭氏曰過越非常則蹈陷害何所謂陷必有麗也或麗於險或麗於阻皆為陷也易說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伊川先生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

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易傳

横渠先生曰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正蒙

白雲郭氏曰有天地然後生物人出其中則有男女男女人道之大夫婦人道之始父子君臣相因以生

至於上下分定而後禮義有所錯舉禮義而錯諸上下也人道以此為急无此則亂矣易說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伊川先生曰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日月久照尚有昃食況萬物乎久居其所而退者宜也易說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伊川先生曰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遯以陰侵而逐大壯以剛長而壯消息往來之理易說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伊川先生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夫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剛過則柔至進極則必傷易說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伊川先生曰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傷於外必反於家萬物之理自然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曰傷乎外者必反於家葢行有不得於人則反求諸已(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治國治天下而不治者必反於家治自近始實一道也(易說)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伊川先生曰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治道不可窮極有家有國有天下皆一

也易說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伊川先生曰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合則有飾乖則有難理之宜也易說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伊川先生曰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

所以次蹇也○縱緩則必有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益之極必決而止理无常益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并易傳

白雲郭氏曰難必思戒思戒故可緩緩則不知懼不知懼則必失損極則益益極則決皆理勢之常也易說

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伊川先生曰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

遇姤所以次夬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人之於性決去其惡則德可遇其在國也決去小人則君子可遇易說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伊川先生曰物相會遇則成羣聚萃所以次姤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相遇則道合而聚不合亦散矣故利見大人貞易說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

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伊川先生曰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聚而上進於道則曰升升不知止則過困過困而後反下其常理如此易說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伊川先生曰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序卦

取其一義之大者為相繼之義易傳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伊川先生曰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

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動極而止止極復進進極必傷進以漸則有歸歸得其所則大窮其大則必失益非有大以謙故也易說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伊川先生曰羈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物相入則相説相説則相入兊所以次巽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窮无所容其入必决入然後感感則説不入則无感矣（易説）

説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伊川先生曰説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説則舒

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兊也○物旣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說而後羣疑可散散而无節則乖離矣易說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伊川先生曰節者爲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

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有節故可信如人之言无節行无節者皆不可信也信故可行行則有濟濟之極則復於未

濟然自也至於未濟雖皆相受之道而君子居而安之者又必有其道焉是以履泰則不至於否居豐則不至於旅又非常道相受之所能拘也故繫辭言吉凶則曰貞勝稱君子則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說

大易粹言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粹言卷七十三　　宋　方聞一　編

雜卦

乾剛坤柔

横渠先生曰不曰天地而乾坤云者言其用也乾坤亦何形猶言神也人鮮識天天竟不可方體姑指日月星辰處視以為天陰陽言其實乾坤言其用如言剛柔也乾坤則所包者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子之剛柔索於乾坤六十四卦之剛柔重於八卦故卦中之剛柔皆乾之剛坤之柔也是以獨乾坤為剛柔易說

比樂師憂

白雲郭氏曰比以比輔從順為樂師以相須行險致憂是天下可久比而不可久師也故比有永貞而師无之易說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白雲郭氏曰臨與所臨觀與所觀二卦皆有與求之義或有與无求有求无與皆非臨觀之道有舜在上必有戴舜者是為臨觀也易說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橫渠先生曰險在外故不失其居與渙解義反故曰緩必有所失○蒙雜而著著古着字雜著於物所以為蒙蒙昏蒙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旅皆近困旅困於已窮故失其居屯

困於始生故不失其居而利於有為也蒙未有所知之時中无所執則雜而著見故發之也屯之難見於象者也蒙之稱著於形者也易說

震起也艮止也

白雲郭氏曰陽動起於震初止於艮終葢震為一索之始艮為三索之終也易說

損益盛衰之始也

白雲郭氏曰損已必盛故為盛之始益已必衰故為

衰之始消長相循在道當如是也易說

大畜時也

白雲郭氏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然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亦以待時也易傳

无妄災也

白雲郭氏曰无妄之謂災其餘自作孽而已故无妄匪正有眚易說

萃聚而升不來也

白雲郭氏曰不來不知反也故至於困來則知止无困矣易說

謙輕而豫怠也

白雲郭氏曰謙輕已豫怠已也以樂豫故心怠是以君子貴知幾易說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白雲郭氏曰頤中有物則必斷故噬嗑利斷猶人之食也賁以白賁无咎故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飾

存焉易說

兊見而巽伏也

橫渠先生曰兊說在外巽入在隱易說

白雲郭氏曰其道見則說其道伏故入易說

隨无故也蠱則飾也

白雲郭氏曰隨之道在此事在彼所隨有道不為事變故言无故蠱弊事特加整治因飾之而已言非大有作也易說

剥爛也復反也

白雲郭氏曰小人之道必害於物君子必反於道易說

晉晝也明夷誅也

白雲郭氏曰晉與明夷朝暮之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誅亦傷也易說

井通而困相遇也

横渠先生曰澤无水理勢適然故曰相遇易說

白雲郭氏曰往來井井則其道通困遇剛揜所以為

困遇者柔遇剛之遇也遇其困我者也易說

咸速也恒久也

白雲郭氏曰感為天下至速之道所謂不疾而速者也易說

渙離也節止也

白雲郭氏曰散則離矣有節故可止易說

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内也

白雲郭氏曰睽本於外疑家人本於内治故治家者

必先其身治天下者必先其家易說

否泰反其類也

白雲郭氏曰否泰反類而相剛致之道故休否之道復反其類類謂陰陽之類如君子小人是也否反其類得君子則傾也泰反其類得小人則亂也在人道言之則曰君子小人治亂而已合三才言之故云類也易說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白雲郭氏曰壯不知止小人之壯也君子之壯則有止遯之退大壯之止皆克己之道易說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白雲郭氏曰其有非一故衆衆則大能同乎人則天下親之易知則有親同人之親其得乾之易乎易說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白雲郭氏曰革鼎之義相為終始是以去故取新共成一道易說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橫渠先生曰過而未顛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因豐則多事无親而後為旅旅則我之親寡也非天下皆寡親也易說

離上而坎下也

白雲郭氏曰上下猶水火之性也易說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橫渠先生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履以不處為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寡則不能大其施履以行為義非處之道易說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白雲郭氏曰需有待則不能自進訟違行相親之道絶矣易說

大過顛也

橫渠先生曰過至於顛故曰大易說

白雲郭氏曰中之四剛大難之象也有大難而本末

弱故顛 易說

姤遇也柔遇剛也

白雲郭氏曰柔之遇剛曰姤剛之來復不可謂之遇也 易說

漸女歸待男行也

白雲郭氏曰待男而行其行漸也是以吉 易說

頤養正

白雲郭氏曰養其正所以去其非正謂之頤 易說

既濟定也

白雲郭氏曰濟則難定易說

歸妹女之終也

橫渠先生曰妹歸而長女之終也一作歸妹易說

白雲郭氏曰女以歸為有終易說

未濟男之窮也

白雲郭氏曰剛柔失位男道弱而窮矣柔失位則以賤居尊剛失位則以貴居賤是以窮也易說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白雲郭氏曰姤遇夬決始終之道異也聖人貴於行道誨致意於君子小人之際故以是終之雜卦前皆二二相耦至大過之後獨各言一卦觀歸妹未濟之辭又非簡錯聖人之旨莫可詳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七十三

大易粹言跋

右大易粹言前太守曾君種命郡博士方聞一所裒輯者也雖七家之書不無深淺異同之論然攷其師友淵源則皆自伊洛中來學者得此書而萃觀之則淺深異同之際乃吾所用力之地苟能窮其所已言以求乎至是之歸體其所未言以造乎自得之實則知陰陽五行升降上下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畫前之易當在吾心而不在書矣豈徒以廣耳目聞見而已哉歲久板漫滅

不可讀因念刊書之難復為之修改七百三十有六板凡二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有四字以與學者共之亦以無忘曾君之美意云嘉定癸酉五月望真寧張嗣古跋

粹言載諸公所得深者參舉而互備此板在舒州已就漫漶予修之遂為佳本陳造跋

右大易粹言一編太守曾公所裒集也始公欲刊是書集僚屬語之於是門下士程九萬欣然前曰是書之成

所患於後學多矣夫學莫不有宗後之學者皆失之學琴有譜學奕有數彼業一技者且然而况於學道者乎吾聖人闡道之微以詔後學悉具於六藝煨燼之餘唯易為全書故昔人號易為六藝之原有志於道德性命之學者可不出入其門而探其奥乎捨是不用吾力而欲求夫徑造頓悟之說幾何而不胥為異端也葢自朓腓於羲發露於文而大彰明於夫子道妙所在内外之不偏廢終始之無有二致由是而充之可以處貴賤可

以逹死生漢儒休咎災異之證最害道之甚者寥寥千百載間有伊川二程先生者探三聖之用心與一時諸公講究至到可為學者據依然猶病其文字之間見帙籍之散漫今公會而通之貫而一之誠有功於聖門端不止於裒集而已學者於是而得其所宗矣書成遂述前日語以書於末云淳熙四年正月日門生迪功郎舒州望江縣主簿主管學事程九萬謹跋

昔伊川先生發揮大易之旨獨止于六十四卦而繫辭

無傳學者惜之惟當時諸公之所講究閒見層出亦足以補其遺闕然編帙散漫猶病焉祐之孫獲遊温陵曾公之門公平居議論必及於易而伊川之學尤所篤好故嘗以親受白雲之說合伊川兄弟而下共為七家欲鏤之而未能也洎來羣舒出以相示且俾訂證其非是期與同志共之凡涉書七十有五種為字四十五萬有奇義多互見辭或重出而後伊川之易無遺恨之歎噫公之用心也蓋深而人之獲利也亦溥矣於是乎書門

人西秦李祐之謹跋

大易粹言跋